

黄会林 绍武文集

长 短 篇 创 作 卷

HUANGHUILIN SHAOWU WENJI CHANGDUANPIAN CHUANGZUO JUAN

绍 武 黄会林 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-08

黄会林绍武文集

长 短 篇 创 作 卷

HUANGHUILIN SHAOWU WENJI CHANGDUANPIAN CHUANGZUO JUAN

绍 武 黄会林 著

J247.5

S341-2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
黄会林 绍武文集·长短篇创作卷/绍武, 黄会林著. —北京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.12

ISBN 978-7-303-10646-2

I . ①黄… II . ①黄…②绍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报告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06.7 ②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0316 号

营销中心电话 010-58802181 58808006
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<http://gaojiao.bnup.com.cn>
电子信箱 beishida168@126.com

出版发行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.bnup.com.cn

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

邮政编码: 100875

印 刷: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55 mm × 235 mm

印 张: 31.75

插 页: 3

字 数: 398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2.00 元

策划编辑: 陈佳宵 责任编辑: 陈佳宵

美术编辑: 高 霞 装帧设计: 高 霞

责任校对: 李 茵 责任印制: 李 丽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: 010-58800697

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: 010-58808104

外埠邮购电话: 010-58808083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010-60725855



作者像



● 20世纪90年代在残破的圆明园中。



● 2002年在夏威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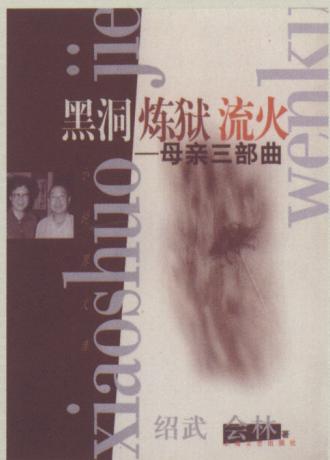
● 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与养父老红军方官富政委合影于太行山。



● 1945年在左权县烈士陵园，身后塔内铭刻母亲鲍玉珍姓名。

● 矗立在太行山上的母亲纪念亭（河北武安西部山区）。





- 长篇小说《母亲三部曲》封面。
- 在台湾海峡这边。



● 执教五十年庆典照片。



·出版说明·

本文集收录了黄会林、绍武自 1978 年至 2008 年 30 年间的学术研究论著和文学艺术创作。共分十二卷。第一卷至第六卷包括话剧、电影、电视、文学、艺术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性文字；第七卷至第十二卷则为电影、话剧、长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电视剧及电视专题片等作品。

本卷为长短篇创作卷。选录长篇小说一部、短篇小说三部、报告文学两部，共六部。

目 录

长篇小说 · 1

- 母亲三部曲 · 3**
- 黑 洞 · 4**
- 炼 狱 · 140**
- 流 火 · 287**

短篇小说 · 431

- 虎 将 行 · 433**
- 风 · 451**
- 雾 · 465**

报告文学 · 477

- 一生求索趋光明——记夏衍老人 · 479**
- 蜂蜜是甜的……——访蜂散记 · 491**

长短篇创作

卷

长篇小说

《母亲三部曲》

黑洞 炼狱 流火

黑 洞

《母亲三部曲》之一

浩渺的宇宙中，存在着“黑洞”这样一种天体，是个既神秘又可怕的去处。任何星球，包括我们光明、灿烂的太阳，如果不小心走近它，也会立刻被它吞噬掉，而且不动声色、不露痕迹，轻而易举地吃掉一个类似太阳的恒星，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！

黑洞——像神话里的妖怪，吃骨头不吐核儿，令日、月、星、辰生畏变色。

类似的可怕情形，地面上也有。比如说，张布在房檐下、屋角间的蜘蛛网，对于那些小飞虫们，何尝不是个可怕的“黑洞”？民间有个谜语：“南阳诸葛亮，独坐中军帐，布下八卦阵，专捉飞来将”说的就是这件事。小小的飞来将们，一不小心碰到诸葛蜘蛛的八卦阵，悲剧立刻就发生了。

其实，和天上的星星一样，人们在自己运行的轨道上，有时也会不幸遭遇“黑洞”。结局，自然是悲剧的。究其原因，不外乎特殊的性格和特殊的时空这两个方面。

第一章

—

一九三三年秋天，王威愤然辞去兵工署处长兼总工程师的职衔，携爱妻鲍好从省城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。这件事，震动了省城，惹恼了督军、省长、司令长官，下令：王威只许回乡，闭门思过，不许出省，不许地方官厅录用；并着所在衙门严加监管，以防“走失”。

本来，王威在省城做事，深得督军、省长、司令长官的器重，

这既是本地方的荣耀，又是通达上峰的一条难觅路径。这下子可好，所有正数顷刻之间都变成了负数。原来是当地父母官手中的一张俏牌，现在倒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药，既不能吃，又不能扔，平添了一份麻烦。年迈的父母对儿子辞职的理由，百思不得其解；当家的兄嫂更是怨声载道；就连村中的乡亲、邻里也有许多猜测、议论，当然都往坏处想、往坏里说。于是，王威、鲍好夫妇身边，不断萦绕着闲话的风云，着眼点自然指向妻子鲍好，似乎一切罪过都是这个不同寻常的女人造成的。

这是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县城。王威的家在城东十里之遥的柳庄。它坐落在一个山沟沟里，一条小河顺着山沟流淌下来，将村子分为两半，一半在河东，一半在河西，两半加在一起，也不过几十户人家。这在 20 世纪 30 年代，就算是个大村子啦。村里王姓占了多数。据说王家的祖先是从太原迁来的。而太原的王家，一直可以上溯到秦始皇时期名将王翦的名下。虽说年代相当久远，线索已经异常模糊，但这种说法却是老王家引以为荣的骄傲。既然如此，又为什么不叫王庄而叫柳庄呢？如要考证的话，这是个更模糊的题目。不过，你要是去柳庄的话，一进沟口，首先看到的是沿着小河两岸的垂柳。当然，还要看你哪个季节来。假如是数九寒天下大雪的日子，你会透过帘笼般的疏柳，看到一处静谧的村落——不论是无声的小路，还是错落在小河两岸的民居，以及远处的山峦、近处的庙宇，都被白雪紧紧地包裹起来了，层层叠叠、厚厚重重、清清楚楚，除了摇曳的柳枝，你面对的是个如此宁静的世界。假如你在早春二月来，小河还在冰封中长眠不醒，春节刚刚过去，柳丝却已泛青了，柔嫩的枝条在微风中摆动着婀娜的身姿，新春悄悄地降临了。初来的她，是那样让人琢磨不定。远远看去，那葱茏的氛围、如烟如雾的品貌，叫人感觉，春似乎就在柳梢头；可是，当你走近她时，烟也没了，雾也没了，她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只有那妩媚的柳丝，腼腆地不肯回答你的问讯。而左近村庄的人们，只要到柳庄的沟口一看，就可以探询到春的讯息。当地农谚说：“七九八九，沿河看

柳”，看的就是柳庄的柳。似乎春天总是先到柳庄，然后才波及其他，就仿佛柳庄人享有“得春天之先”的特权。

王威的家在河西边的一个平台上，门楼不算高，可在村里也算得是像模像样的了。黑漆大门有一副朱红色的对联，曰：“三阳从地起，五福自天来。”从大门进去，迎面是一座小小的砖砌的影壁，中心镶嵌着砖雕的“福”字。往左一拐，院内的情景一览无余。高台阶上是五间北房；高台阶下各有三间东、西厢房；高台阶对面，是五间南房，其中正对北房的一间，是十几口之家的伙房，两边则分别作为仓房和客房。院子不大，结构严谨，不失为一种古老民居的典型。这所建筑特别强调地突出了北房，不仅有高高的台阶，而且有深长的房檐、宽阔的走廊。廊檐上方正中悬着一块黑匾，上书“贡元”两个金字。随着岁月流逝，金光已经暗淡，可还像一颗星似的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座小院和这个家族。

匾额的主人、王威的父亲——吉庆老先生和老伴住在北房西边的耳房。廊檐下的东、西厢房，分别住着王威的大哥王仁、二哥王义两家。王威和妻子鲍好则住在本来用作仓储的两间南房里，因为他们从省城突然归来，只好委屈了。为此，老母亲总是惴惴不安，倒不是为了她最疼爱的小儿子住在了最不应该住的地方；而是由此引申出一种感觉：好像这方方正正的小院子，已经形成了严谨的格局，本来就没有了三儿子的位置。啊呀，这甩不开、抹不掉的不祥预兆：似乎这孩子就是多余的。站在北屋廊子看看，院子就这么大，不用说家道已经衰微，无力再盖新房；就是盖得起，也没地方啊。她在不安中暗自埋怨小儿子：你在省城好好的，回来干啥？王威不回来，她又早晚地惦记着，儿行千里母担忧，她为此不知流过多少泪。这痛苦、这预感，深深地藏在她的心里，是隐忧，是恐惧，是卸不下的包袱，是不能说、也不愿意说的心病。

二

吉庆老先生倒没有老妻这种忧虑。但他对三儿子王威弃职归来是不满意的。曾几何时，他为威儿在省里得到督军、省长、司令长官的赏识、重用而欣慰。他认为自己是个生不逢时的人，把王家的中兴寄希望于王威。于是，不顾大儿、二儿的反对，几乎花尽家中积蓄，将十二三岁的三儿子送到省城上新学。本来，想让王威继承他未竟的事业，报考武备学堂；没想到，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，中学快毕业的时候，王威未和父亲商量，就上了北洋大学机械制造系，理由很简单：只要中国人不会自己造枪炮，中国的军队就是列强的傀儡。老先生远在交通闭塞的山乡，对于外边世界的急剧变化不甚了解，觉得威儿的说法，也不失为一种理由吧。况且，说到“理由”二字，又勾起他当年在省城会考，听到的一则胡林翼被夷船吓死的故事：

胡是剿灭“太平天国”的曾国藩曾大帅手下的一员大将。此人年轻有为，不仅骁勇善战，而且胸怀韬略，腹有良谋。曾国藩把他看作湘军中的萧何，清廷也倚重他，视为中兴之臣，封为正一品，真是了得啊！他从太平军手中夺得武汉三镇，挥师东下，拥重兵，围安庆，直逼太平军首都——南京。未料正当大军云集、胜券在握、胡林翼的功业即将登上最高峰的时候，却坠马而亡了。那天，他与部将一起骑马巡江，突然从烟波浩淼的下游，驶来两艘夷船，逆流而上，竟然快速如飞。汹涌奔腾的长江，被它犁开两道深深的壕沟，久久不能愈合。他还想仔细看看，那夷船已经飞出视线，消失在滚滚波涛里。他看呆了，心想：这怪物如此了得！话未说出，口吐鲜血从马上栽下，他没能看到即将到手的胜利，竟不治身亡……

胡林翼的故事，对吉庆先生来说，也许更像传奇。他这一辈子，只在年轻时有幸得到一次赴省城会考的机会，而且取得了功名。可惜，那已是清王朝科举制的最后一试，考完也就完了。从此他在家赋闲到现在。胡林翼什么样？他大概能想象出个模样；长江，听说过，知道那是中国的一条大河，可到底怎么个长法，怎么个大法，就无从想象了；至于两艘夷船，一定是长翅膀的；可既然有了翅膀，又何必在水上飞呢？不明白！后来，他渐渐知道了，夷人的洋枪、洋炮是很厉害的，像他们这般使枪弄棒、骑马射箭的武人，是无法和夷人对阵的。所以，威儿的选择也不无道理。果然，王威大学还没毕业，就被督军大人看中，算是遇上了明主。从北洋大学出来，立即官费送往德国留洋，专攻兵器制造。这不，回国才几年，听说大炮已经造出来了，这在全中国也是件稀罕事啊！威儿事业有成，做父亲的也觉得荣光。自己一辈子窝囊，不得志，总算在三儿身上得到了补偿。大前年威儿回家过年，县太爷来家拜望，还用轿子把他抬进城里赴宴，说他是省府的大员……这么好的差事，怎么说扔就扔了？这都是他娘从小惯的，真不像话！至于住小南房，也没什么。本来就不应该回来。这么大的事情，自己就做主啦。唉，儿大不由爹了。他从王威身上，感觉出世事变化之大之剧。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，无可挽回了。

对于王威弃职归来，最大的不满者，是他的两个哥哥和嫂嫂。本来父亲供三弟上学，他们心里就觉得不公。从小学一直供到大学毕业，将近 20 年呀，都是白花花的大洋一罗一罗垒起来的，简直把家底耗尽了、耗干了！及至学成，在省里谋到了职位，刚刚给家里一点接济，这才几年，又把差事扔了，多能耐呀！既然有能耐，就别回来嘛，挤在一起，何苦呢？不是说沈阳、上海、昆明都想要他去嘛，怎么不去哩？虽然是一奶同胞，拮据的经济、入不敷出的尴尬，使温情脉脉的面纱不得不被撕破了。

这两位兄长，都没赶上读新学，大哥念了私塾，然后拜师学艺，